

可可·夏奈尔

特立独行的服装设计女

艾克塞·梅德生 著

陈秀娟 译



CHANEL

A Woman of Her Own

海南出版社

Chanel
by Axel Madsen

Copyright © 1997 by Axel Madsen
中文简体字版权© 1998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Henry Holt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30-1998-35 号

可可·夏奈尔

艾克塞·梅德生 著

陈秀娟 译

责任编辑:苏斌 朱晓

※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三环出版社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32
字数:163千字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7-80564-747-X/K·33
定价:21.80元

中译本序

人们亲切地称呼她可可,她的名字已经成为女性解放与自然魅力的代名词。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在日常生活中受惠于她——法国时装设计大师夏奈尔。

她的出身和教育并没有丝毫暗示她的成功,身为时装大师,她甚至不会做图,据说她的时装都是用布料在模特身上直接制作的。属于她自己的也许只有无穷的好奇心,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忘我的工作热情

夏奈尔凭着自己的直觉抓住了时代的革命性变化。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产生了对新的服装的需求,而她则将这种革命引入了时装领域。此后的一切异乎寻常的顺利,她所要做的只是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任由时代的潮流将其思想广为传布,在此过程中实现全部创意的自然展开。

尽管不能将女装男性化的设计潮流完全归功于夏奈尔,但只要谈到职业女装,这种为工作女性带来福祉的设计,人们不能不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夏奈尔的贡献。是夏奈尔的设计使新女性们有可能从笨拙的帽子和束缚

中解放出来，她还开创了设计师香水的先河，并将棕色肤色和短发引入了时尚。

夏奈尔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她敏锐地感受到了工业时代中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从自身职业的角度为这种变化作出了阐明。如同预言家一语中的，她用自己的艺术打动了普通人的心，虽然终生为富人设计服装，但她却如此准确地传达了平民的内心情感和要求从而成为伟大历史转变的代言人。

夏奈尔不仅在设计风格中追求个性解放，崇尚自然，这种追求也同样贯穿于她的个人生活。尽管在感情生活中屡屡受挫，但她始终不改初衷。在晚年，夏奈尔仍然坚持这一看法：“不论什么年纪的女人，如果没有人爱，就只能算是失败的女人”。

夏奈尔如季候风吹过人间，在她身后留下神奇的变化。世界从此不同了，今日视为当然的自由和变利正是昨日时尚革命的成就。

目 录

第一章	不愿承认的家世	1
第二章	可可	19
第三章	捞财女与克罗汀	33
第四章	崭露头角	65
第五章	蜜西亚	83
第六章	忧伤期	101
第七章	“夏奈尔 5 号”香水	123
第八章	西敏公爵	137
第九章	降价	157
第十章	依西普	175
第十一章	勇者的面容	187
第十二章	如何了结是好？	203
第十三章	东山再起	225
第十四章	赫本饰演可可	249
后 记		264
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269

第一章

不愿承认的家世





她擅于编造事物。

盖布莉埃·夏奈尔(Gabrielle Chanel)——亦即她的密友及千万女性口中的可可——出身寒微。她一直煞费苦心编造自己的童年,描述坏心肠的姑妈如何扯她耳朵、羞辱她。等她富裕之后,更用钱打发她的兄弟,不肯认他们。

她是个私生女,父亲是一位云游四方的商人。12岁时,她的母亲就过世了,父亲则音讯全无,此后她便在修道院办的孤儿院中渡过童年。在她内心深处藏有一种恐惧,生怕她私生女的身世曝光。虽然她的父母在她出生后不久就补办了结婚的法律手续,但她始终不能面对现实,终其一生不断修正自己的身世。她死后墓碑上刻的名字是 Gabrielle Chasnel,那是因为她生前担心更正姓氏中拼错的字母,会暴露她出生于贫民收容所的事实,因此她宁可不改。

终其一生,她为自己添枝加叶地编造了一段动人的罗曼史。将卑微的父亲改造成高尚的马贩,否认拥有兄弟姊妹,并假装记不得一些熟人,或成功之初对她有恩的人及支持她的客户。在她心中,这些谎言可以维持她的自尊,因此她义无反顾地维护自己的故事。她的名字后来成为女性解放与自然魅力的代名词。但即使在成名且有关她的各方面——如收入、罗曼史、品味、成就、悲伤——都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后,她仍在不断地编织谎言。

凡是了解她的过去、且不符合她所创神话需要的人,一辈子都被她列为拒绝往来户。不论是朋友、记者,或是她请来为自己立传的作家,所听到的都是被扭曲、夸大的

事实。她曾聘请文风优雅睿智的小说家魏莫涵(Louise de Vilmorin)为她作传,但在看到魏莫涵对他们前次谈话所做的笔记后,她忍不住惊呼:“但这只是本小说呀!”

老年时期,有位年轻女性曾建议夏奈尔去看精神科医师,她一脸不悦地应道:“我?从不向牧师说实话的人?”

她的父亲名为亚伯特·夏奈尔(Albert Chanel),盖布莉埃出生那年,他的年纪为27岁,从事酒类、女帽、纽扣、工作服及围裙的兜售生意;母亲是珍妮·狄佛拉(Jeanne Devolle)。1883年8月20日当盖布莉埃诞生于索米(Saumur)的贫民收容所时,亚伯特并未在旁。索米是罗亚尔河谷地一个驻有军队的市镇,贫民收容所的两名员工于次日午后才到市政府申报,登记亚伯特·夏奈尔与珍妮·狄佛拉这对“夫妻”于前一天下午生下一名女婴。但他们却拿不出结婚证书。

贫民收容所的员工对这种事早已见多了,副市长波义多因此尽职地以他圆浑的字体将女婴姓名登记下来。由于无人知道夏奈尔怎么拼,权宜之下,波义多便将这个姓拼成Chasnel。

盖布莉埃并非珍妮的头胎。当珍妮17岁时,亚伯特来到她生长的村庄库碧耶(Courpiere)停留了一段时日,时间正好足够她怀上第一个孩子——朱莉。

亚伯特家族自18世纪中期起,就一直在塞文山脉(Cevennes)的落后山村庞代尔(Pontails)经营酒馆。一直传到亚伯特的父亲亨利·艾得罕(Henri-Adrien),家中才有人开始到各地叫卖讨生活。



亨利·艾得罕为什么没有继承父志接管酒馆事业,原因无人能晓,只知道他在 22 岁离开庞代尔,当时身无分文,又没有一技之长。经过 8 个月的流离磨难,最后终于在一家蚕丝农场找到一份工作。

农场主人有个 16 岁的女儿维吉妮 (Virginie Fournier),亨利·艾得罕诱她失身,待她怀孕纸包不住火之后便与她成婚。婚礼举行时,亨利·艾得罕的父母还远从山村前来参加,但婚礼刚过,维吉妮的父母就将女儿与女婿逐出家门。

亨利·艾得罕带着他稚气犹存的新娘上路,自此成为露天市场上的商贩。1856 年,长子亚伯特在尼姆(Nimes)的贫民收容所出世,身为父亲的他正“外出售货”。收容所的 3 名员工为他办了出生证明,但却错将他的姓拼成 Chasnet。

亨利·艾得罕回到尼姆后,便匆匆将妻子与新生儿接上路,继续浪迹天涯。随后,亚伯特的弟妹便陆续在他们所到市镇的公立医院诞生。若干年过后,亨利·艾得罕与维吉妮虽然照旧居无定所,但冬天却固定会回到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t),也就是昔日奥弗涅省(Auvergne)的繁华首府。

亚伯特继承父业,离家四处行商。1881 年他落脚于库碧耶村,向马汉·狄佛拉(Marin Devolle)租了一个房间,也许是为了向房东表示长住的决心,他还到镇公所登记了选举权。据家庭传闻,亚伯特长得一表人才,风度翩翩。他知道该如何与村内的女孩子们搭讪,让她们为他

神魂颠倒，特别是房东的妹妹珍妮·狄佛拉。

珍妮与马汉俩人自小失恃，到 10 多岁时父亲也过世了。俩人虽然无父无母，境遇却不悲惨。马汉继承了父亲的木匠店，珍妮也打算和母亲一样做个裁缝师。但有一天晚上亚伯特约了珍妮相会，随后就在 1882 年 1 月消失了踪影，抛下珠胎暗结的珍妮而去。

经过一番搜寻，马汉终于找到亚伯特在克莱蒙费朗的家，探知亚伯特身在欧本那(Aubenas)。珍妮怀孕 9 个月，即出发前往欧本那，在一家小酒馆里找到亚伯特。他在酒馆里租了间房间，并在那里做生意。1882 年 9 月 11 日，朱莉就在那里诞生了。亚伯特对珍妮说生意很不好，但在珍妮的坚持下，他还是同意认这个孩子。只不过他并不愿和珍妮真正结婚，只肯假装结婚让朱莉不致沦为私生女就好了。

亚伯特的野心是要成为酒商。他和珍妮相偕前往索米，也就是罗亚尔驻有军队的市镇。他们在索米的贫民区找到一处阁楼，距碧兰芝市场仅数分钟距离，而碧兰芝市场正是索米两处露天市场中较高级的一个，当地上流人士多半到此处购物。就在朱莉 3 个月大时，珍妮再度怀孕。

可可在述及自己出生当时的情景时，总将她诞生在索米贫民收容所一事归因于误解。“我父亲并不在家，我母亲正好要出去找他。这件事说来极枯燥，我通常不大说的。我母亲突然昏厥在地，加上当时的服饰很难辨别妇女是否怀有身孕，因此几位好心人便将我母亲带回家。

“‘我必须去找我的丈夫。’母亲说。



“‘明天再去找吧。’他们应道。

“他们请来一位医师,但医师却说:‘这位女士没病,她只是快生孩子了。’

“这几个好人一听,个个勃然大怒,遂将我母亲赶到街上。后来有人再将她送往医院,我就在医院中出生了。医院向来是在婴儿刚出生就为他施洗的,他们以照料我母亲的修女之名为我命名,修女的名字是盖布莉埃·波纳(Gabrielle Bonheur)。”

但是对杜布瓦(Ande - Louis Dubois),可可却又持另一套说词。杜布瓦是布料大船商,与可可终生为友,他听到的解释是:可可的母亲在前往索米途中临盆,在火车车厢中生下可可。

由于盖布莉埃之名是医院替她取的,不是家里为她命的名,因此在许多场合她都不愿使用这个名字。

1884年11月17日,亚伯特与珍妮终于正式结婚,当时朱莉两岁、盖布莉埃1岁。婚约订定:除5千法郎嫁妆外,珍妮还带来总价约5百法郎的家具及私人物品,且夫妻俩合并资产,若一方先歿,则资产悉归另一方。亚伯特在娶了珍妮之后,官方发给他一本户口名簿,他将两个女儿列入登记,使他们的父女关系合法化。

婚姻并未改变他们的生活。珍妮不久又告怀孕。亚伯特有了家累后仍然是个云游不定的市场商贩。他的经商范围集中在中央山脉区的市场或市集,也就是法国中南部布满山脉、石灰石高原及深谷的奥弗涅地区。亚伯特偏好铁路沿线的市镇,因为那些地方工商繁荣的盛况

指日可待。

伊索(Issire)正是这样一个市镇,且距亚伯特与珍妮共同熟悉的地区又很近。它的四周是一片富饶的乡村,镇上有巴黎——里昂——地中海线的铁路通过,北距克莱蒙费朗仅48公里。每天在圣奥斯特莫教堂(St, Austemoine Church)边,都有一处大市集。

亚伯特在伊索的派希耶街(Rue du Perier)找了一处只有一个房间的住所,将一家人安顿好,便顺着铁路所到的村镇四处行商。

夏奈尔一家人搬了好几次地方,但总是住在伊索窄湿街道上的破房子内。临街有条河,河边有个硕果仅存的磨坊,货船到时便由马匹拖着送到磨坊。当时在法国较先进的地区已可见到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引擎及街道、住家用的煤气灯,但夏奈尔所居住的一带多为没落中的行业,如制绳、造钉、制陶、编麻及灌烛。亚伯特所卖的女帽便是自街上的制帽师傅处批来的。

1885年3月5日,儿子奥奉斯出世。亚伯特仍然四处奔波。

珍妮患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毛病,发作起来令她备受折磨。接二连三的怀孕,一年到头不停的搬家,珍妮是愈发消瘦,眼眶都深陷了。当她的叔叔奥古斯丁看到她那苍白的容颜、毫无间断的咳嗽,不禁想起夺走她母亲性命的疾病。也许珍妮应该住回库碧耶才对,那儿空气较纯净。

1887年,珍妮又生了个女儿。全家人正好在旅途上,婴儿便出生在尚提(Saintes),那儿正是干邑区著名的



白兰地酒交易地。不知是珍妮,还是亚伯特,抑或是其他人,将女婴命名为安托涅特(Antoinette),这是盖布莉埃最喜爱的妹妹。

珍妮的健康逐渐恶化,她决定和4名子女搬回她的家乡居住。有一阵子亚伯特也和她们住在一起。他们一家住在珍妮的叔父奥古斯丁家,但没多久亚伯特就离开了。

在库碧耶的那几年可说是孩子们最美好的日子,得以享受最起码的童年生活。珍妮不敢肯定亚伯特一定会再回来,因此只好和他一起上路,不论晴雨都和丈夫共乘那辆马车,走过无数市集,守在她自己的摊位后面。

朱莉长大后变得智力不足,且害怕各种事物。盖布莉埃宁可和弟弟奥奉斯一起玩耍,但多数时候她还是自己一个人玩。盖布莉埃幼年常到野草茂盛的教堂墓地去玩,她将墓园视为一个秘密花园,她自己是皇后,守卫着这些地下的子民。“我告诉自己,这些死人只要还有人记得他们,就不能算是真正死了。”她向《法国晚报》(France Soir)花絮专栏作家泰西埃(Carmen Tessier)表示,那些坟墓及死人都是她的。她的家人为了让她远离墓园,不断对她说墓园里没有半个是她的近亲。“但我不为所动,仍旧带着花、叉子、汤匙,以及任何能从家里偷走的东西到墓地去,将这些掠夺来的财物分给各坟墓。有一天,家人发现有东西不见了,便将所有物品都锁起来,自此我再也无法送东西给那些死人,于是我就渐渐淡忘了他们。”

另一套说法是:她带着她的破娃娃到墓园,对着死人谈话。据她解释,她童年时之所以需要向死人倾吐心声,

主要是因她欠缺关爱。“因为同一屋檐下的人都很木讷，我很想确定自己是不是有人爱。我常喜欢自言自语，又不听从别人讲的话。这些无疑都是来自于我初敞心扉的对象是死人的事实。”

当她晚年孤家寡人一个，满脑子以为亲近她的人都是为了她的钱财时，记者又在墓园看到她正和死人说话。

1889年，当朱莉7岁、盖布莉埃6岁、奥奉斯4岁、安托涅特两岁时，珍妮在里摩日(Limoges)东北方的市镇盖亥(Gueret)一家酒馆内，又生下一名男婴，取名吕西安(Lucien)。

到盖布莉埃11岁时，仍旧过着迁徙不定的困苦生活，珍妮也照样处于怀孕状态，她又生了一名男婴，依珍妮在库碧耶的叔父取名为奥古斯丁，但不久就夭折了。接着连生的好几胎使珍妮健康大坏，当她来到介于克莱蒙费朗与波尔多半路上的碧芙拉盖亚德镇(Brivela - Gaillarde)时，便因高烧及喘不过气而昏厥。她被安置在一间冰冷的房间内，病况始终未见好转。1895年2月的一个冬天的早晨，有人发现她已断气，当时她的丈夫正远游在外。珍妮死时年仅32岁。

亚伯特一去不归。在接下来的6年中，朱莉、盖布莉埃及安托涅特便住在离碧芙拉盖亚德不远的欧巴辛(Aubazine)一家孤儿院内。家族之中没有人肯接奥奉斯及小吕西安前去同住，因此这两名男孩便被安置在一个



农家,等他们8岁大后就开始免费替主人工作。

欧巴辛的孤儿院是由玛丽圣心公理教会的修女办的。夏奈尔的一生就属这段时期最不为人知。她从不说孤儿院这个词,在写回忆录时,也改口说她是被送往几位姑妈及表哥处,在那儿展开新生活。她说由于缺乏男性(详细理由未加说明),那几位姑妈依旧是小姑独处。但她在描述时,却从未提及她们的名字及特征,只说她们常年一身黑衣或灰衣,双手干粗、眼神冷峻,上身总是覆着黑披肩。她坚称这些姑妈并不喜欢她。“大家都说我在姑妈家光是听到她们叫我盖布莉埃就会哭。我实在是个难带的孩子。”

对身为外交官的作家保罗·莫汉(Paul Morand),夏奈尔却改口说她是被父亲送往姑妈家的。“我姑妈已吃过晚饭了,但我们还没有。她们想不到有人在外旅行了一整天,却一点东西也没吃,这件事妨碍了她们的休息,也有违她们的节俭之道。但她们最后还是收起了乡下人的严肃态度,懊悔万分地对我们说:“让我们来替你们煮两个鸡蛋吧。”

她在对另一人述及以下的发展时说,小可可猜想到她们心怀嫌恶,因此内心倍受伤害。她觉得快饿死了,可是一看到鸡蛋却还是摇摇头,大声说她不喜欢吃鸡蛋。事实上,她是很爱吃嫩煮鸡蛋的,为此她倒恨起这些姑妈来了。经过这一幕初会,往后她对别人给她的东西、对姑妈、对周遭的事物、对新生活,全都以“不”字相对。

盖布莉埃有时会将这段与姑妈同住的无爱岁月转化为内在力量:“我对这些丑恶的姑妈可说是忘恩负义、亏

欠良多。反抗的孩子日后才能变成坚强有力的人。亲吻、抚慰、教养及维它命只会残害小孩,让他郁郁寡欢或沦为病夫。刻薄坏心的姑妈才能造就出胜利者,给他们自卑情结——在我的例子中则是优越情结。严厉才能激发力量,傲慢则可激发成功的理想及对成就的渴望。”在诠释夏奈尔自述与姑妈的那一段生活时,打算为她立传的作家多半在心里将“姑妈”转换成“修女”。

令人倍感困惑的是,盖布莉埃的确有位姑妈曾对她很有兴趣,那人就是她父亲的妹妹露易丝·高斯迪(Louise Costier)。露易丝是夏奈尔家族中首位嫁给公职人员的人。她丈夫保罗是铁路局职员。盖布莉埃的母亲过世之际,保罗姑爹已荣任铁路站长,与露易丝住在瓦汉(Varennessur - Allier)。他俩膝下并无子女,保罗又有妇女出外工作有损颜面的观念,因此露易丝只好靠着自制衣帽来打发时间。对于接失去母爱的外甥及外甥女同住一事,保罗亦予以否决。

最后是由祖母维吉妮将女孩们送到欧巴辛去的。维吉妮有一回替慕兰(Moulins)的修女洗衣服,修道院院长告诉她,不妨和欧巴辛的孤儿院联络看看。

盖布莉埃会说她父亲在1年后曾来探望过她,还骗她会再回来带她一起离开“姑妈”家,届时他们就会有一所房子,再度拥有一个家。但在现实生活中,她却从此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她声称自己深知父亲绝不可能带给她什么,因此对他也就没有怨恨。但是为了使自己能抬得起头来,她只好对同学说父亲赴美发展去了,等富有之后就会回来接她。



无家可归使她倍感羞耻。虽然笔下对孤儿、残障者及私生儿毫不留情的狄更斯及左拉已经过时了,但社会大众的百般羞辱仍令这些苦难儿童无地自容。孤儿院内收容了两种女童,一种是近亲中有人可为她们缴费的,另一种是亲戚穷困或根本没有亲戚的。盖布莉埃在欧巴辛总是坚称她还有个父亲,他会寄钱为她缴费,但夏奈尔家的女孩仍和其他可怜的孩子一样,睡在没有暖气的宿舍内,与别人分桌吃饭。

当可可晚年对别人说她母亲是在她6岁时去世的,不是11岁时;当她在故事中略去朱莉及弟弟,并将父亲的年龄降到30以下时,她的态度也变得暧昧,她会说:“父亲有了重新展开生活的机会,他又另组一个家庭。他何必担心那两个女儿呢?他明知她们都受到妥善照顾,又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才不在乎呢,他还有其他的孩子。换做是我,也会这么做的。我认为30岁不到的人在这方面是很难忠贞不二的。”

她很讨厌亲戚在提到她母亲时老说:“可怜的珍妮”。她总说狄佛拉家的人多患有肺病,没有人活过40岁,但她母亲的死因却不像肺病。当盖布莉埃20岁那年因某人之死而感伤不已时,她的朋友记得她曾这么说道:“别告诉我我现在是什么感受。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已经知道他们要夺走我的一切,那时我就已经死了。我在12岁就知道这一点了。人在一生中是可以死很多次的。”